

花月痕全書卷一

第一回 蚩蟬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裨官獻技

此情之歸且入

# 卷十二

花月痕發端

民國十一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全書十六卷

魏秀仁撰

雙紅堂小說 64  
D8665100

書名 花月痕  
撰者 魏秀仁

內容分類 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  
編號 D8665100

彩色頁 1

康洋文化研究所編目錄 編號 D8665100  
康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民國十一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版權所有：康東大學 康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盡之。然自古忠孝節義。有漢然寡情之人。自習俗澆薄。用情不能專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且相率而為偽。何況其他。乾坤浩氣。間留一二情種。上既不能策名於朝。下又不獲食力於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聞之事。皆非其心所願聞。而又不能不聞。所見之人。皆非其心所願見。而又不見。惡乎其情。請問看官。渠是情種。書然墜地時。便帶有一點情根。如今要向何處發洩呢。吟風嘯雨。好景難常。玩水遊山。勞人易倦。萬不得已。而寄跡情於名花。萬不得已。而寄其情於時鳥。窗牖兀淨。得一通情之物。而情注之。酒闌燈炏。見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這般話。從那里說起。且為做鄉有一學究先生。姓虞。號耕心。聽小子這般說。便哂然道。人生有情。當用於正。陶靖節詩。好鳥成雙。尚賒物議。若舞衫歌扇。轉眼皆非。紅粉青樓。當場即幻。還講什麼情呢。我們原不在此。但生今之世。做今之人。讀書是為著科名。謀生是為著妻子。你看那一班名士。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動人耳根。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樣。搭他架子。更有蕩不羈的。偏做低首下心。作兒女子態。留戀勾欄中人。你想他們有幾個梁夫人。能夠尚書。大約此等行樂去處。只好逢場作戲。如浮雲在空。今日到這。笑笑。都无妨礙。只不要拖泥帶水。糾纏不清。方好呢。你說什麼情種。又是什麼情根。也要踏破。何從留點根。留點種呢。小子笑道。先生自知甚明。教人也還





合文字 樞紐在中央詔予清銜一段通篇分三大段讀之可也

花月痕全書卷之十二

第三十八回

莽首无靈星沈婺女

棟華遽折月冷祇園

眼上回說

花痕 應三十三

回三十四

回三十五

下知我此

尚是梧相

未落時已

覺秋氣滿

紙秋氣滿

先字可思

字字如楚

丈如花接

相銜

口是脫

項中是脫

相銜

話說癡珠初三夜自大營回寓一夜无聊天亮一回聽得砲响連天知是荷生走了也就起來見碧桃花皆已凋落憔悴得可憐便叫林喜挪在槐陰下教他們天天灌溉盪激用點已畢伏枕假寐恍恍惚惚看見李夫人顏色慘淡穿了鳳冠霞帔掖住簾子說道先生自愛我先走了似乎一身毛骨悚然抹開兩眼寂无人聲心上十分作惡便步行到縣前街李夫人方才罷妝迎了出來癡珠留心看夫人的神氣也還好自然說不出夢中的話反是夫人說道設如許久沒有家信這兩天寔在記念他言下愴然癡珠只得將些話寬解夫人又說起娘家隔遠沒个親眷因勸癡珠趕辦秋痕的事癡珠只是不語吃了早飯便來秋心院只見院中靜悄悄的步入裏間秋痕頭也沒梳手拿一本書歪在一个靠枕上看抬頭瞥見癡珠坐起笑道你來麼就走走下地來癡珠也笑道荷生去了我无聊得很秋痕擬着癡珠的手道天下事都要反轉來看辟如你當初不認得荷生他走他的路你自然不想着他就是我說到這一句便和癡珠坐下噎住咽喉說不下去了癡珠慘然停一會秋痕又說道我没爹沒媽孤苦零仃一个人又墮在火炕死了自然是乾淨你怎好說到這三字竟哭起來癡珠道怎的秋痕哽咽道癡珠癡珠你也該曉得梧仙是心已粉碎腸已寸斷了癡珠忍不住也掉下淚停一會秋痕轉抹了眼淚問道你出城送荷生沒有癡珠搖頭道沒有秋痕道你這會從家裏來麼癡珠道我昨晚一夜沒睡就將清早夢見李夫人及到縣前街李夫人說的話一一述給秋痕聽秋痕道李太太為人



後世為我一哭也

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天下豈有天下地任卿好自為之邪生香不絕以碎琴一詩其難也宮羽兩修一時俱斷緊入本折所謂不如九也

哀豫一聲蜀山畫綠此段此字作者聲淚俱下令人不忍卒讀

很有福氣何至有什麼意外的事你我的事承太太一番美意只是我家的人實在難說總要我挨得一年半載的苦教他們沒甚想頭那時候就好商量了兩人促膝談心傍晚吃過飯秋痕略有興意焚了一炷香將琴調和彈起水仙操只覺得指頭勾剔怪刺刺與尋常不同便說道怎的生疎了再和一會又彈起來沒得半闌忽劃然一响宮羽兩絃一同斷了兩人失色默默先言秋痕滿臉是淚那獨兒跋跋傍着錦勒好似勸慰他一般癡珠嘆口氣道怎的就這般件件見得不好秋痕伏在琴案嗚嗚的哭癡珠挨不住就自走了一夜難過到了四更聽外面敲門甚急禿頭認是縣前街老奴李升聲音癡珠忙問是何事李升入來站在房門外回道太太夜來生產似乎十分不好癡珠不待說完便披上衣跳下床來一面披衣一面趕着套車李升提燈迎上去了到得縣前街只見門上的人都迎出來道韋老爺來了我們太太不好得很癡珠趕忙下車問道到底怎的門上的人道胎是已下只人已暈過多次癡珠道沒個親着怎好哩大家跟進大廳炕上一個是高大令一個是麻大夫和管事的家人商量下藥聽說癡珠進來大家搶下台階麻大夫道癡珠先生來了便有人做主癡珠道給大夫看怎的呢高大令不語麻大夫搖頭道脈息已散怕看命根只聽上屋連聲說太太請韋老爺癡珠只得向麻高道全仗高明營救定个神方踉蹌走入掀啟簾子站在房外問道這時怎的只見老媽了環沿床兩旁李夫人色如金紙依在兩個媽兒身上手牽阿寶望着癡珠厲聲道先生我挨著死等你你把阿寶手上鑰匙收起哎呀一聲即便暈絕大家忙的握住頭髮灌下參湯漸次回過來一個大了環帶着阿寶將一包鑰匙遞給癡珠癡珠見這個光景阿寶又淚痕滿面真个心

如刀絞禁不住淚下涔涔聽得李夫人又厲聲問道交給先生沒有癡珠只得大聲道我已收過太太你拏定心不要亂李夫人噙住淚道我的心一絲不亂只我的父母都來叫我去了說如數月沒有信息軍伍中生死不可知我的兄弟又隔十多天的路苦呀一陣血腥人又暈絕癡珠十分難受又不便上前没个主意只得退出簾外此時高麻商定一方趕着煎好灌下大家隨哭隨叫好一回又回過來叫道阿寶呢大家將阿寶送上李夫人瞧一瞧恰好阿珍兒都醒了奶媽抱到床沿李夫人也瞧一瞧道我不管了又叫道先生呢癡珠急入此時天將發亮燈光燭影閃得陰沈沈的猛聽得李夫人叫道說如說如便兩目低垂双牙緊閉了癡珠大悲阿寶伏住床沿嗚嗚的哭內外人等皆放聲大哭起來一回停靈挂孝管事家人請癡珠商定殯殮癡珠便領了李家幾個老僕和李夫人身邊的老媽大了環將一切箱籠盡行貼封一人向說如鶴仙相好的同寅故舊告喪秋痕也就來了到得已未便有各家眷屬前來哭靈秋痕一身素服陪住痛哭好是說如不在家阿寶又小卻死男客癡珠乘空便洒淚作書兩封一專差到蒲關去一派人到江南去酉刻同發次日初五陰陽生棟的時辰是卯正三刻大殮午初一刻進棺到了三下多鐘安了靈秋痕向李夫人靈前哭吊吩咐老媽了環看視阿寶這阿寶雖只八歲卻乖的很見他母親已死秋痕也要去便拉住秋痕的衣袖大哭起來大家都已收淚見阿寶這個光景一屋的人慘然又跟着哭秋痕更是傷心抱著阿寶道我不去你不要哭於是癡珠走了此時新月如鉤癡珠對月獨坐想到李夫人如許為人竟罹此難可見天道无知便懶得入房一夜翻來復去想起穆如遠別半年荷生出師闕外客邸痛痒相關的人目

暮雨入神月痕

其意言之不可吐之不得言之又恐旁人又恐此眼







前半折傳李夫人。然傳李夫人亦傳癡珠也。故起訖俱從癡珠邊寫來。中間插入癡珠憶家一段。前後插入秋痕傷心一段。惜別一段。皆屬至情至理。可傳可誦之文。讀傷心一段。似秋痕割得斷矣。而其寔秋痕割不斷也。讀惜別一段。似癡珠割得斷矣。而其寔癡珠亦割不斷也。論理宜割斷。論勢且不能不割斷。乃秋痕知之而卒不忍割斷。癡珠知之而卒不能遽自割斷。此則荷生所謂不知如何收煞。鴛鴦鏡所謂拉扯無安頓也。慧劍風乃吾欲向慧如乞之。

此篇文法層遞而下。發端感別。因之入夢。因入夢而有縣前街之行。縣前街論及秋痕。於是走訪秋心院。因有傷心一段文字。縣前街有如許慘變。於是對月无聊。因有憶家一段文字。乃鳳女既已云俎。而鵲原且復抱痛。於是决計南歸。因有惜別一段文字。感別惜別。恰好為此篇起訖。

第三十九回

燕子覆巢章台分手

雁門合鏡給事班師

話說鶴仙也沒同胞兄弟。只有个族兄名喬齡。字芝友。原是隴西甯遠衛守備。因公革職。此番進京捐復。路出蒲關。鶴仙送計芝友出京之日。李夫人當已分娩。好教他護送前來。不想芝友到了太原。已不及見李夫人了。鶴仙得了此信。便差四个幹弁。兩箇老人家。星夜趕至。諄懇癡珠替李夫人權厝。後挈阿寶兄妹西來。癡珠因此决意三月初十回南。把所有書籍古玩。并一切衣裝。開了清單。悉給秋痕。此時秋痕是領阿寶住在西院。當下將單收過。瞧也不瞧。癡珠又將自己那幅小照。付給秋痕。道這做你書裏情郎罷。秋痕含住淚。一言不發。阿寶平日跟着李

跟鶴仙出芝友叙述

可見凡事是逆料不來的

慘別

非測之言  
哀感行路  
借阿寶口  
中出之蓋  
覺酸楚  
○燕子覆巢  
○恰有此  
事與上結  
對斷作個正

描摹此輩人都有神理

乾坤何等時君尚在

夫人呼癡珠為先生。看了秋痕光景。接住道。劉姑娘你難道不和先生一起走麼。我是要你和先生同送我到舅舅衙門去。你不走。我便跟你住在這里。只是先生一人去找舅舅。沒你伺候。你也該不過意。說着。便倚在秋痕懷中流淚。兩人半晌无言。正是腸斷魂消之際。給阿寶這一說。便各伏在几上。大慟起來。阿寶含着淚。在東邊拉手袖。西邊牽衣襟。往來跑個不了。此時院中鴉鵲无聲。只聽得客廳嘩喇一聲響。把兩人嚇得一跳。倒停住哭了。出來一看。原來是頂格年久塌了一半。將箇燕窠跌下。燕子紛飛叫噪。正在詫異。忽見禿頭進來。回道。李狗頭帶車來接姑娘。說是他媽笑患重病。叫姑娘即刻回家。癡珠尚未答應。秋痕說道。我那里有媽。就是我的媽病要我回去。也須待明日。癡珠忙接着道。不是這般說法。你對狗頭說。現在李少爺跟着姑娘。明日諱開李少爺。就給姑娘回家看病。禿頭出去說了。狗頭没法。只得回去。次日一早。李裁縫狗頭領着跛脚坐一乘車。便來門房和禿頭吵嚷。要接秋痕。禿頭道。早哩。爺還沒有起來。這個地方是你們說話的所在麼。李裁縫嚷道。奇呀。你們把我女兒佔了。幾箇月。如今他媽病了。也不給他回去看。到底是什麼意思。穆升不待說完。便搶上前道。放你娘的屁。誰佔你的女兒。狗頭冷笑道。你問那姓韋的。禿頭怒氣冲天。忍耐不住。從狗頭背後一把揪住。罵道。你這小忘八蛋。敢這般撒野。狗頭剛把手抓來。禿頭被林喜帶勸帶笑。將狗頭兩手一併掣住。給禿頭連刷了五个嘴巴。李裁縫氣極。將頭向穆升撞來。卻被穆升抓住。罵道。禽不死的。老東西。要和我拚命麼。賞你一個死。便將手一掀。摔出門來。這里看門聽差。和厨下打雜人等。一齊跑來。都拉的拉。勸的勸。嚇的跛脚手足打戰。李裁縫便倒地。號啕大哭起來。那狗頭只是尋人厮打。



睡夢中聽  
錯得妙

章台分手  
言之凄然  
不堪卒讀

真個可傷

文章憎命  
達顯喜  
人過  
死別生難  
後來皆難  
如願  
轉折圓動  
調護有方  
層層佈置

叙班師以  
前情事  
正叙班師  
領起合境  
極寫團全  
美滿無貴  
錢不悲無  
富貧亦足  
萬古一談  
骨都家適  
歌哭  
正叙合境  
左叙右那  
文生情耶  
情生文耶

回應三十  
六回入幻

即這起下  
文○瑜亮

卻被大家按住手。池蕭兩人也起來。癡珠秋痕在睡夢中聽得外面吵鬧不知何事。叫人又不見一箇。只得披衣出來。剛走出月亮門。遇着厨子天福。是箇急古。說話不大分明。說是爺們和呂家的人打架。數日前汾神廟住了一箇呂通判。穆升。因他的馬常跑入西院。與他家人時有口舌。因此錯聽了。就不出去招呼。只叫天福傳諭穆升。不要多事。喚他進來。當下禿頭聽天福說爺喚禿頭便先走了。穆升林喜李福也走了。李家父子曉得癡珠起來。便捨命跟住禿頭。直闖入月亮門。大家都擋不住。癡珠這回方曉得是李家父子鬧事。聽得說的話。沒有一句不是撒賴。直氣的胸吭寬。填手足冰冷。在房裏和秋痕默默相對。一回竟嚷到西院客廳。秋痕憤極。抹了淚。挽好頭髮。包上縐帕。檢出癡珠一軸小照。藏在袖中。向癡珠道。你聽我的信。癡珠淚眼盈盈。不能言語。秋痕早跑出客廳。道。你們鬧什麼。你們不過是要我回去走罷。此刻心印池蕭在一邊做好做呆的勸。瞥見秋痕發話出來。倒覺一跳。跛腳迎上前來。秋痕向阿寶老媽道。少爺沒有醒。醒了。你好好勸他回去。又向心印池蕭道。往後大家替我寬慰癡珠。我做鬼就忘不了。又向李裁縫道。要我回家。犯不著鬧出這般樣兒。叫人笑話。一面說。一面扶着跛腳走了。李家父子見秋痕出來。理早短了。而且此來。只怕秋痕不肯回去。如今秋痕已走。趁著池蕭一人。拉一箇就也出來。跟著車去了。只癡珠秋痕七箇月交情。從此分手。便永無見面之期。說來也。自可傷。當下軟癱在窗下。彌勒榻上。心印池蕭勸解一會。癡珠嘆口氣道。只這十二日緣分。也不許完滿。於是大家議論。李家今日如此決裂。是何緣故。都想不出道理。後來心印池兩人探得。是錢同秀卜長俊夏疏胡考四人。布的謠言。說是癡珠要帶秋痕回南。其實癡珠是拌箇生離。

秋痕是拌箇死別。再不想四人。造出這種謠言。恰中牛氏心病。所以今天鬧出這一段散局。看官記著。癡珠秋痕散局。這一天卻為荷生采秋進城之前。一日。荷生是二月初六日午刻到了雁門關。初七日。檄顏副將帶兵二百名。由馬邑偏關西出紅門口。檄林總兵帶兵二百名。由平魯朔平北出殺虎口。密令二將於口外砲台瞭臺多張旗幟。一路傳單。諭帖俱聲言是帶五千名兵。是由關外各口。汛官奉到大營嚴檄。已經將砲台構壘。一律修整。瞭台探望。一例添人。如今即飭二將一路查勘。十一日。紫滄至關。荷生使同紫滄帶兵出關。駐紮廣武故城。等候消息。十二日。大營接到三邊總制五百里咨文。說是逆回已自解散。首犯數名。亦擒獲梟斬。是日飛劄韓給事班師。十四日。荷生得信。一面入關。一面檄顏林二將撤兵。紫滄先回州城。同地方官商議。趕於花朝。替荷生迎采秋。通於行館。十五一早。派員往接荷生。十六黃昏。吉時。州裏備一座藍呢四輪轎。拉加兩條紅綠轎。頂結箇彩鳳。下垂四角彩結。四名弁兵。步行護轎。轎前是二十對紅紗宮燈。四對提爐。一部細樂。轎後是八名銀按駿馬的家丁。前往東巷。紅豆香雪。一身艷服。扶著采秋。宮衣宮裙。上轎。荷生就行館中。設祖先香案。引采秋行禮。紫滄教青萍於寢室。設兩張公座。紅豆香雪伴侍。采秋謁見荷生。是夕行館。燈彩輝煌。管絃雜沓。春風滿座。喜氣迎門。不用說了。但采秋遠別父母。荷生回憶山妻。遙憐秦女。觸目傷心。欣喜之中。終不免有些傷感。到是旁觀覺得才子佳人。如此恩情。美滿真箇福慧雙收。一時光雨。軍中大宴三日。傳令顏林二將。帶兵先行。紫滄也於是日起行。二十六日。荷生采秋雙雙言歸。先是駐紮代州。得了癡珠來信。述及近事。荷生嘆道。癡珠真是晦氣。采秋道。癡珠還怕有什麼大不好。遂將前夢告訴。



句游戲語  
亦情憶語  
世情私事  
公事不費力  
兩上花開  
後情事以  
敘後歸矣  
交叙痴珠  
一連令人  
難堪  
接觀燎然

意與秋痕  
同  
痕與各秋  
痕同

緊接上回  
好個紅娘  
中叙荷生  
一秋秋秋  
采秋秋秋  
采秋秋秋  
一秋秋秋  
影留張本  
跟上一邊  
秋痕一處  
接入紫滄  
世情可憐  
篤論  
卿須憐我  
我憐卿  
情長

荷生荷生也為詫異因笑說道瑜亮本來是一時光雨呢紫滄及顏林二將先於二十七到了并州索安等管押采秋妝奩箱籠於二十八日也到并州地方官為着荷生是九重特達之知後來地位難於限量此番辦的差事雖照那小欵差章程卻件件加倍討好柳巷行館舖陳供給皆照大營荷生私事全托紫滄愛山領了賈忠等照管公事便交給羽侯燕卿兼辦二十九日已刻青萍領了四員營弁護衛采秋紅豆雪香一乘四轎兩頂小轎先進了城荷生帶幾個新來的跟班一路應酬迎接官員直遲至未進方進行館接著又是經畧來拜請會兩人叙話直至黃昏通省官員這一天都及不見了次日一早接見曹節度後就出門回拜了經略那節度及大營辦事幕友便來秋華堂看視癡珠癡珠雖曉得荷生班師即日可到但昨天一早因被那狗頭父子吵鬧與秋痕撇了手接著又是阿寶醒來不見秋痕哭得癡珠肝腸寸斷大家好容易哄住阿寶的哭回縣前街去了癡珠顧影雪涕骨立形銷第三日早起荷生打大營前來慰問癡珠便詢秋痕癡珠黯然不能答應到是禿頭回明荷生嘆口氣道我早料有此散局癡珠也嘆口氣道再休說起就把鶴仙的信給荷生瞧便說道我送阿寶兄妹到蒲關即由河南回南荷生瞧了信說道蒲關只隔十一二天的路不算什麼南邊的路現在文報兩三箇月不通你怎麼走得而且你這般單弱身子癡珠不待說完接住道我是走得到那里就死在那里也算是走了不然還留在并州城養病有此理麼荷生道你不要急再作商量隨站起身道我今日初到百凡沒有頭緒簾外跟班傳呼伺候癡珠接道我初十是准走呢荷生眼皮一紅便匆匆去了正是 東歌西哭 一喜一憂 莫非命也 誰怨誰尤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

下回分解

此回癡珠荷生合傳然寫荷生皆寫癡珠也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哀一樂誰能遣此乃作者前前後後悉用夾寫之法其意若曰時事如此其軒輊也盍行乎故都可懷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夫何戀戀鱸魚遲遲鞍馬實偏處此厥疾不瘳異日者倚枕彌留雙眸南望靈輜迢遞十載東過鬼而有知悔何及矣

第四十回

意長緣短血灑鵑魂

人去影留望窮龜卜

話說晚夕癡珠嗒然獨坐忽見簾子一掀荷生紫滄便衣進來笑道我充箇紅娘好不好呢癡珠忙站起迎坐原來荷生今早拜了客回到行館已是午鼓就將癡珠近事一一告知采秋采秋為李夫人悽惻更為癡珠秋痕煩惱說道我不叫兩箇即日見面我這杜字也不姓了李家這般可惡總不過是箇教坊明日不是班師喜宴用得着他們難道你令人傳他敢不來麼只秋痕臉上過不去須喚紫滄走一遭給秋痕說明再囑琴妹妹伴他進來你作字訂了癡珠教他們在這裡見一面往後再作打算荷生道我也這般想明日招了愛山並替癡珠完個畫小照的心願罷再說秋痕回家三天雖受過牛氏幾次毒罵也沒甚不了之事這日靠晚外面傳報馮師爺來了李家父子曉得這人是荷生相好肅靜伺候秋痕含著淚望著紫滄進來便嗚嗚的哭个不了紫滄從燈影裏瞧著秋痕憔悴的面龐兒幾乎認不得便坐下說道我不見你有三四箇月怎的銷瘦這步田地咳你總這性情儘著哭幹不了什麼事秋痕咽著喉嚨道你見過了癡珠麼他比我更不堪哩紫滄道我不得空荷生今早去看他秋痕道他運氣不好



驚心動魄  
○情長  
○珠初十  
原自未走  
其如脚家  
都走何  
合能一筆  
便提起下  
女省多少  
○應三十  
四回○宗  
旨

指點入妙  
可見秋  
精細處  
是打辮子  
秋痕取單  
可想

瑤華胸中  
有幾多成  
算惜秋痕  
不能總聽  
求計也  
凌空佈置  
狗頭神情  
意態相相

家中層疊出了許多變故。這都是我苦命害了他。他初十走格仙的魂，就在城門邊等他。叫他叫我的名字，便跟他去了。說着又哭了。紫滄道：「你不用這般說。他初十不能走，他就初十定要走。荷生也不給他走。秋痕哭着道：「我不敢阻他，不走。其是道路是走不得。紫滄遂將荷生早上對癡珠說的話及後來采秋打算悄悄告知。秋痕十分感激，便問起采秋前後的事。紫滄略說一遍，喝了茶，歸報荷生。兩人就找癡珠來了。看官，你道癡珠秋痕還有一見之緣麼？要知心印說的人生該聚多少時，該見多少面，都有定數。到了盡數，任你千謀百計，總是為難。次日教坊奉到中軍府傳單，是連陞部三吉部，翠雲部，秋心部。准於已刻齊集柳巷行館，伺候班師。喜宴李家循例，送了差人幾錢銀，免他告病。差人翻了臉，將銀棒在地下道：「這回比不得尋常，上頭分付，不准告病，就有真病，也要赴給巡捕老爺驗看。你不看翠雲部的薛姑娘，都不敢告假。麼牛氏沒法，只得老起臉來求秋痕。秋痕道：「武營認真呼喚我，怎好不替你們一走？只我卻不能妝掠，打个辮子去見巡捕罷。牛氏自是喜歡，已刻四部齊集柳巷行館。只見轅門外站滿兵丁，大家到了巡捕廳班房。瑤華便引秋痕到个淨室，安慰一番。秋痕見了瑤華，就如見箇親人一般，哭訴瑤華道：「姐姐，你何必哭呢？你既然肯拌箇死，有什麼事，還作不出？只是忍耐些兒罷。秋痕當下抹了淚，正待答應，忽聞轅門升砲，吹打。只見狗頭跑進來，向瑤華秋痕道：「大人回來了。你道大人是誰？我不想就是韓師爺。你來瞧瞧罷。於是大家都出來，轅門空地裏站着遠遠的。瞧瑤華扶住秋痕，也站在一堆。原來今日算是凱旋之宴，荷生從經略處拜了奏章回來，用的是全副欵差儀仗，見大門台階下，兩邊一字兒金字高脚牌，高脚牌後，全部儀仗，從人縫裏見

效活  
從人縫裏  
見五字神  
妙破到秋  
聖廟使  
即官行馬  
加倍精神  
遂使眉之  
吟一經點  
化俱成入  
妙好詞矣  
絕妙文心  
結穴在此  
長數語○情  
入神  
車笠相隨  
雲沈應隔  
儘着哭幹  
不了什麼  
事  
寫米秋之  
華顯非寫  
秋痕也

替為珠秋  
苦妙○情

鑼聲過去，是一對金黃棍，接住一把三層紅傘，兩把洒金青扇，一對對皮梨刑杖。大門外早奏起細樂。一會二員水晶頂騎馬官員，引著一把大紅傘，馬兩對雁翎刀，兩對提爐，四對車渠頂的挂刀，營弁簇擁著玻璃四轎，坐箇高觀廣額長耳軒眉的韓荷生。此時人聲悄悄，只聽得脚步聲，馬蹄聲，武威聲。前面數下大鑼聲，後面四把高幟，卻從轅門邊灣過來，空地裏下馬，到把秋痕嚇了一跳，回來班房坐下。秋痕嘆一口氣，想道：「人生遇有不過，難道癡珠不是個舉人，怎的運氣就這般不好？正在發歎，只聽的人說道：「巡捕老爺下來。一會狗頭跑進來道：「怪得很，我向巡捕老爺替你告病，巡捕老爺只笑吟吟不言語。狗頭還沒說完話，裏頭一疊連聲傳出來，說是單喚翠雲部，薛瑤華秋心部，劉梧仙上去問話。於是秋痕瑤華跟箇老媽，彎彎曲曲走了半里多路。見是一羣華妝炫服的了環，簇擁采秋迎了出來。秋痕搶上前數步，也不能說話，只撲殺殺吊下淚來。采秋先前是笑，一見秋痕，也就慘然拉著手道：「秋痕妹妹，你通是這樣，怎好呢？就招呼瑤華先走。秋痕忍不住哭，跟進一箇金壁輝煌的屋裏，一齊坐下。秋痕禁不住嗚嗚的哭，采秋一手拍著秋痕的肩，一手將手絹替他抹眼淚。自己也就淌下數點淚，向瑤華道：「層層折折，都是不如意事，實在難為。秋痕瑤華也慘然道：「卻不是呢？當下紅豆雪香，忙的搥熱手巾，給兩人抹臉，別的了環，送上茶點。好多僕婦，都在簾外靜悄悄的站著。秋痕方才哽咽著聲，哀哀的替癡珠訴苦。采秋道：「癡珠是過於洒落，秋痕姐姐又過於執滯，所以不好。采秋道：「癡珠那里能真洒落，能真洒落，就不誤事。此時差不多雨下多鐘了。僕婦了環排上菜，也有素的，也有葷



長  
藥石之歲  
交情

的采秋親陪二人。秋痕酒是一點不喝。飯也只喫半碗。方才洗漱。簾外的人報道。老爺進來。采秋秋痕瑤華皆迎出。只見兩箇小跟班跟着。荷生便衣緩步而來。面孔十分煩惱。瞧住秋痕瑤華。勉強笑道。你來得久了。采秋問道。外頭宴完麼。荷生道。完了。便令秋痕瑤華采秋坐下。向采秋嘆口氣道。人定不能勝天。這真先可奈何了。三人都為愕然。采秋問道。什麼事呢。荷生向秋痕道。你吃飯麼。采秋道。他方才吃了半碗飯。荷生道。也罷。癡珠今天是不能來了。采秋道。為的何事。秋痕早伏在几上哭了。荷生道。穆升來說。昨夕我走後。癡珠嘔了痰血數口。早上起來。已經套車。突然吐了幾碗血。暈絕數次。我叫賈忠青萍。荷生方說道。這里。只聽秋痕大叫一聲。癡珠你苦呀。將飯一起吐出。便栽在地下。手足厥冷。牙關緊閉。忙的采秋瑤華連連叫喚。了環僕婦擁在一堆。鬧了好一會。方把秋痕救醒。復行大哭。瑤華道。人還沒有死。何必如此。采秋道。癡珠抑悶得很。能殺把悶血吐淨。到好得快。於是大家扶了秋痕到屋裏將息。秋痕只是哭。也沒半句言語。荷生没法。教采秋避入別室。引著愛山到了上房。教瑤華陪著秋痕出來。畫個面龐。就分付門上。格外賞給狗頭十吊錢。差箇老媽。送秋痕出來。采秋諄勸秋痕從長打算。又送了許多衣服。及些古玩。秋痕只說箇謝字。其實是瞧也沒瞧。自此荷生采秋瑤華與秋痕也沒見面了。雖瑤華後來颶風打舟。吹到香海洋。得與秋痕癡珠一叙。然已隔世。是晚。荷生帶著青萍。便衣坐車來看癡珠。癡珠要坐起來。荷生按住說道。不要起來。就床沿坐下。燭光中。癡珠臉色。心上十分難受。便說道。你這會怎樣呢。禿頭道。服了幾許鷄汁。血是止了。麻大夫開的方。等小的取給爺瞧。癡珠一絲沒氣的說道。秋痕回去麼。荷生道。五下鐘時。你既不能來。我就打發

三提引起  
下折  
可傷  
可憐  
引起四十  
三回  
徵清只一  
次日  
好句  
花痕  
說得如此  
可謂  
宗旨  
帝叙。結

三十八回  
為五十一  
回張本  
遞入下折

他走了。聽說你病得利害。就暈倒在地。辟如救不過來。怎好呢。癡珠默然。禿頭送上藥方。荷生見方上開有人參。便問道。我從前送來兩枝參。還用得麼。禿頭道。麻大夫看過。說好得很。這回服的藥。就是配那大枝的。荷生道。那大枝的我尚有。你若用完了。儘可去取。穆升端上茶。那荷生點頭道。你們好好服侍。我以後總給得著你們好處。癡珠道。你便衣出門。也只好一兩次。怎好天天晚上這般來呢。荷生道。今日我原可不來。為了你病。不親來。瞧心中總似乎不好。我往後也只好十天八天出來一回。還好這箇差事。是沒甚關防。就給人知道。也沒甚要緊。一面說。一面向靴頁中。取出秋痕面龐。給癡珠瞧。說道。我今天只為你辦了這一件事。禿頭拿著燭台。在旁說道。不大像。癡珠嘆道。得些神氣就是了。就交給荷生。說道。我病到這般。只怕連這紙影兒。也就不能常見。荷生只得寬慰一番。聽的掛鐘已是八下了。便諄囑癡珠靜養。出來上車而去。這是三月初一的事。次日。癡珠少愈。拈一牋紙。寫詩兩絕。以謝愛山。詩云。

卷施不死亦無生。慘落空留一段情。憔悴雙雙窺鏡影。藥爐烟裏過清明。 生花一管值千金。微步珊珊若可尋。從此卷中人屬我。少翁秘術押衙心。

初三日辰刻。阿寶行喪。李夫人的靈軸。停寄東門外玉華宮。癡珠不能出城。也坐了小輪。到縣前街排箇祖奠。看過靈軸。出門方回西院。已是一下鐘了。一人躺在裏間。忽聽得外面報道。留大老爺來了。林喜引入。癡珠抬身延坐。子善說道。你這兩天有人去看秋痕麼。癡珠道。撇手了。叫誰去呢。子善道。我聽說昨夕三更天。他全家都走了。癡珠怔怔的望著子善。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來。也不說話。就自躺下。子善忙邀心印過來。只見癡珠坐起道。風塵傾洞。天地邱墟。

人去  
傷心之至  
禿頭也走  
珠出意外  
知僕莫若



主反為一  
笑急暴病  
珠璣鎖情  
能

心印燈臺  
可怪  
宗旨

詩語十四  
字當作數  
樣解去兼  
者思之

別來無恙  
一起不見  
也出意外  
似此變局  
原料不出

三月十二  
愈說出新  
截愈覺得  
纏綿沈痛  
自信得妙  
占卜何嘗  
不靈驗  
交情  
定論

緊括三十  
二回以下  
情事  
如見其肺  
肝然  
宗旨

影留  
入字與第  
五回夢中  
一字不易  
足見文心  
之密  
花痕  
回眸一盼  
不折正文  
只此已足  
結穴○望  
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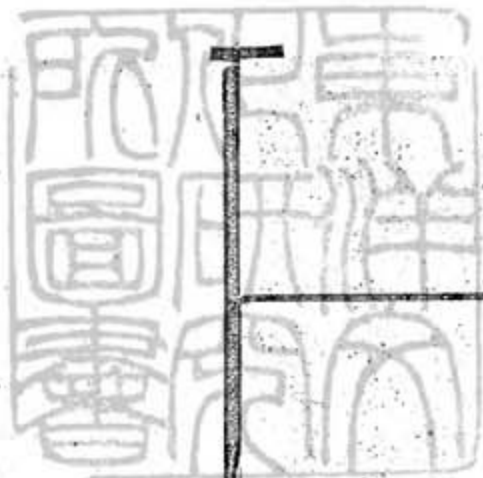
何況秋痕心印也就說道你通人再沒有參不透的道理勘不破的世事子善接住說道本來你也要走他不過先走幾天呢癡珠不語只叫禿頭不見答應穆升四處尋遍全沒影迹癡珠翻笑道這箇狀奴怕是找秋痕去呢等二更之后子善走了禿頭影子也先大家驚愕心印道你們不要著忙禿頭不是逃走的人到是癡珠今日吐了一口血他外面強自排遣內中不知怎的難過大家留心點兒心印便也回去方丈安歇這里穆升林喜就在癡珠臥室前一間下榻到了五更天聽得癡珠說道秋痕你怎不行我斷了氣就走呢一會又聽得說道如今你的心換給我我的心換給你好不好呢接著又吟道人間獨開鍾情局地下難埋不死心走進屋裏照料卻是睡著鼾呼次早池蕭也走進來見癡珠神色如常便問道今日心上可為好些麼癡珠縹住眉說道我的心虛飄飄的也沒甚好沒甚不好禿頭還不回來麼大家答應雨農道這事也怪秋痕走了我聽說李家隔壁屠戶酒店都關了門連那慳太歲酒鬼也不見癡珠道怎的大家也難分鮮晚夕荷生差青萍探視穆升就把事情通告訴了青萍自然一一回了荷生荷生頓足道我卻料不出有此變局馬上傳呼伺候來看癡珠癡珠因為卜了一卦是損之小畜說道今天是辰月甲申日又沈思一會說道卦象甚佳這月十二有見面之象你不要急癡珠說道我如今通沒要緊了見面也是撒手不見面也是撒手荷生道不是這般說禿頭慳太歲酒鬼他三人是一氣的自然可以趕得回來而且我的占卜十分靈准如今只要他回來我情願代你出二千兩銀子我從前是為了采秋的事沒有辦妥舍己輕人情理上也說不去而且我的局面也是依人糊口如何獨力辦得來這回原想替你圓成此事不想你們已散了

局其寔散後此事也還易辦那里料得出又有此不測的事不是我說句顛直的話這一場是非通是秋痕自鬧出來你不想秋痕和你講箇情他一家人和你有什麼情不圖些銀錢想些什麼呢秋痕孩子氣太不通達世務自然步步行不去癡珠道這是我錯了那造作謠言荷生不待說完笑道水腐而後蠓蟻生酒酸而後醴難集本來你兩人形迹寔在可憐所以他們編出謠言人人皆信我想李家這一走不特怕你拐他并且疑心到我和你辦事哩癡珠道夜行者自信不為盜而不能使狗无吠又嘆口氣道青繩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心印說的凡事有數這一件事原是數該如此其寔我於娟娘能割得斷再沒有秋痕又割不斷的道理我的愛弟愛妾尚死於賊豈能保得秋痕只是我何苦做箇人呢荷生道算了不用說只願他好好回來罷說著便走了到了十二這一天癡珠剛打心印方丈回來穆生遞上一軸的畫一封的書說是大營黎師爺送來的癡珠曉得是秋痕小照忙展開一看見一臉含愁雙眉鎖恨神氣很像畫的衣服上是淺月色對衫兒下是粉紅宮裙手拈一枝杏花惚惚恍恍憶起草涼驛舊夢來卻不十分記得清楚就拆開書看了一遍是兩首和詩并檢一小牋隨手作數字致謝交給來人去了又把小照細看一番忽然想起荷生卜的卦便拍案道我今生再見不著秋痕就是這一軸畫兒應了荷生的占驗罷正是 水覆留痕 花殘剩影 翡翠樓成 鴛鴦夢醒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秋痕非傳癡珠也蓋以荷生之顯赫采秋之華貴偈以相形而秋痕卒不渝其意斯可嘉矣文卻筆墨凌空不著滯相



上折傳癡珠之病。下折傳秋痕之去。其寔本文皆非正叙。癡珠之病。從秋痕一邊寫來。秋痕之去。從癡珠一邊寫來。此筆墨靈動處。然非作者本旨也。作者曰。一病一走。此題面也。章台分手。咫尺天涯。青鳥傳辭。朝相見。喜可知也。云胡而病。貴人念舊。延入後堂。服玩錢刀。榮歸里巷。樂何如也。云胡而走。此有天馬。以章劉之美。春而天。為蕩其魔。是可勸也。以牛李之貴。盈而天。將殲其族。是可戒也。





所圖繪

